

《作戰任務1 - Robbery Besides the Hudson River Line》

Destination: Detroit, Michigan, USA

雖說已經臨近午夜，但華燈璀璨的城市絲毫沒有融入夜幕的意思，反倒是在群星的點綴下綻放的更加耀眼了。

在錶盤的時針跟分針即將在數字12上重合之時，坐落於商業街一隅的酒吧大門被推開了。

一位青年緩緩走入，徑直來到了吧台就座，一邊把外套脫下放在一旁，一邊面帶微笑，簡明扼要的跟酒保點單。

事實上，直到青年入座前，酒吧內的人們帶著好奇的目光行來的注目禮都沒間斷過。

青年有著一張標準的亞洲面孔，但瞳色卻是清澈的藍色。當然亞裔在這裡並不稀奇，引起大家關注的是他那特立獨行的打扮——被染成五顏六色的中長髮，色塊誇張的拼接風視覺系穿搭。仔細觀察的話還會發現連他的指甲都在燈光的映照下散發出搶眼的光澤，那是拜指甲油所賜。

不過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也就是那麼一瞬間的事情，畢竟美利堅是一個自由和多元的國度。在這裡，什麼樣的人或是事物都有可能存在。

當然，他們不知道的是，青年的身份的確有些特殊。

底特律，位於密歇根州底特律河沿岸的美麗港口城市，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入夜之後，整座城市更是完全被霓虹燈點亮，人聲鼎沸，甚是熱鬧。

然而除了漂亮的風景跟繁華的街區，眾所周知，這座城市因為糟糕的治安跟居高不下的犯罪率而臭名遠揚。

但，正適合司紀這樣的『死者』來訪，不是嗎？

司紀是個死人。

這句話似乎毫無邏輯可循，畢竟他現在就活生生的坐在吧台上，跟酒保寒暄著接過所點的飲品小口啜飲。

不過，法律層面上，司紀這個人的確已經死了，服刑期內在監獄中暴斃。

酒吧播放著舒緩的60年代藍調音樂，稀薄的空氣中有著淡淡的菸酒的味道。昏暗的光源與音響內慵懶的旋律相得益彰，酒吧中多是三五成群的年輕人，自在的打牌聊天、互相灌酒。也有在舞池中擺動身體，讓曼妙的身姿與音樂融為一體的女郎。酒吧中瀰漫著曖昧與浪漫的氣息。

司紀隨性的坐在吧台前的位子上，注視著自己杯中只剩一半的，在黯淡的燈光下折射出詭秘色彩的長島冰茶。烈酒的辣味混雜著可樂跟紅茶的酸甜在口中擴散，酒精的作用讓他感到身體有些輕飄飄的。

自己的酒量不算太差，但不知為何才喝了半杯就有種昏昏欲睡的感覺，司紀打了個哈

欠，站起身來準備去廁所洗把臉，盯著一旁的外套思考了幾秒還是一併拿起，畢竟一個人來，隨身物品還是帶上的好。

然而還沒走出幾步，司紀的酒就醒了大半。

要問這醒酒的妙方是什麼的話……

是一聲槍響。

馬上便意識到出事了了的司紀眼神迅速的瞄了一圈酒吧尋找掩體，然後敏捷的閃到一旁的矮沙發側蹲下。

在他的膝蓋接觸到地面的一瞬間，酒吧內的尖叫聲和呼喊聲頓時在空間內迸發開來，但僅在短短數秒後又被另一聲槍響壓了下來。

「都別動！趴下！」司紀看到一個拿著手槍，混混模樣的男人朝著空中開了一槍，緊接著，幾個跟他年齡相近，也拿著手槍的人從門外衝了進來。

持槍搶劫？還是恐怖襲擊？不論如何，看來今晚沒那麼容易離開了。

司紀藉著微弱的光源打量那幾個不速之客，年紀看上去跟自己差不多，但美國的青少年發育的都比較早，所以或許實際年齡會更輕一些。

畢竟也是見過大場面的人，幾個持槍的毛頭小子還不至於讓司紀亂了陣腳。

他仔細觀察了一下幾個人的行動，然後在心裡默默嗤笑了一聲。

並不是訓練有素的搶匪或是恐怖分子，雖然是集體行動，但毫無組織性，看起來相當生疏，雖然面對的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市民，但光是從會把後背在沒有夥伴的照看下露給別人這一點來看就夠致命的了。而且行動拖拖拉拉，如果是以金錢為目的的話事先就應該踩點好，得知存放錢的位置迅速完成搶劫並撤離的，但現在這幾個人卻在一邊威脅酒保一邊四處翻找值錢的東西。所以大概只是單純的青少年犯罪罷了。

不過就算如此，他的個性還沒有剛烈到直接上去跟這幾個有武器的人硬碰硬的程度。

他現在只想要快點離開這裡。

先不說在這裡久留會不會被這幾個搶匪為難，就光是之後警察來會對在場人士做筆錄這一點就夠麻煩了。

之前也說了，法律上司紀是已經死亡的狀態，所以他全部的證件都是偽造的，糊弄一下夜間在街上巡邏的警官一點問題都沒有，但如果做了筆錄，自己的假證件要在警局的系統之中走一遍，會不會節外生枝可就知道了。

結果比起這些劫匪，麻煩的反倒是條子嗎。司紀無奈的這麼想到，然後開始思索偷偷離開的方法。

正在此時，他聞到了淡淡的焦味，四下張望後確定了那氣味來自他身旁的桌上放著的啤酒。Guinness，他馬上確認了啤酒的品牌，司紀是藥劑學出身，對氣味很敏感，會有這種焦味的啤酒他喝過，這個品牌的啤酒產自愛爾蘭，會發出淡淡的焦味便是這種酒的特色，是很有名的黑酒品牌，酒精濃度在啤酒中偏高。那既然如此的話，大概可以讓那個

生效。

他用眼角的余光四處略微瞟了一下，然後從手中的大衣內袋中取出一個存放著藥物的小塑膠瓶，然後倒了一顆出來用拇指摀在掌心之中。

司紀是生物藥劑學出身。

這個專業被歸類在醫學院，但實際上，它的性質跟生物化學非常相似。

也就是說，要做出化學武器這種東西對司紀而言並不是什麼特別困難的事情。

他手中的藥物就是如此。

主要成分為植物中提取的毒鹼跟乙醚，能夠和水或是乙醇發生化學反應，氣化成為會使人產生暈厥、嘔吐等不良反應的無味有毒氣體，完全反應後會留下白色的結晶塊。

Guinness的啤酒酒精含量是4.1%還是4.3%來著？他努力回想著這款啤酒的包裝，但還是搖搖頭作罷，畢竟不算是自己喜歡的口味印象不深，再加上並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信息，沒必要浪費時間去想。

反正，這個酒精量要讓藥劑產生反應是綽綽有餘了。

他的臉上浮現出一抹詭異的微笑，然後輕輕的把藥片丟入啤酒杯內。

藥片在被丟入酒杯後以極快的速度溶解並產生了大量的氣泡，雖說在昏暗的光源下看得不是很明顯，但酒杯中確實升起了一股白色的煙。司紀屏住呼吸，仔細觀察著杯口，在確認了反應的確在發生中後點了點頭。

那麼，就是時間問題了。

酒吧內部除了劫匪們翻找東西的聲音和叫罵聲外，便是電風扇運作的嗡嗡聲，密閉空間內的風扇無疑是加速毒氣擴散的有利因素，而客人大部分都是趴在地上的，有毒氣體擴散的話，最先會有反應的會是站著的那幾個人，也就是搶匪們。

自己要在劫匪們中毒後立刻開始逃脫的行動，如果在這裡停留過久的話，等到毒氣完全擴散，趴著的人包括自己的下場也會是一樣的，雖說這裡還有很多其他的客人，但司紀並不在意他們，畢竟跟他們非親非故，再加上這毒氣也不會致死，沒必要在乎。

自求多福吧。司紀這麼想著，開始尋找逃生路線。

從前門走的話根本不可能，畢竟那裡有劫匪把關，那麼……

司紀的視線落在了在角落中格外顯眼的緊急逃生出口上。

逃生出口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裡，而且從那個角度來看不太容易被持槍者們注意到，移動路線上也有例如椅子、矮桌一類的掩體。

現在就等藥物生效，在混亂的時候行動了。

正在這時，手腕處傳來的一陣酸痛打斷了司紀的思緒，他回過頭來，發現手被人抓住，身旁一個黑色短髮的男人正盯著自己，漆黑的眼眸在陰影處彷彿野獸的眼睛般閃爍著危險的光芒。

「你在做什麼。」手腕處的力道微微加重，男人小聲詢問道。

被發現了？司紀仔細觀察了一下眼前的男人。

這個人看起來比那幾個青少年成熟不少，基本上沒有什麼是同伙的可能性，大概也是在酒吧裡的客人吧，不過自己剛才在投放藥物時是確定了周圍沒有人的，那麼也就是說，他是在看到了下藥的動作後才接近的，能夠在這麼緊張的氣氛下果斷的進行移動還不被包括自己在內的人發現，這個人不一般。

除開這些，倒是還有一件讓司紀很在意的事情。

那就是總覺得眼前的人，似乎很眼熟。

「正當防衛啊。」司紀只是微笑著簡短的回應了他的質疑，畢竟不給個解釋的話他也不會罷休的樣子，要是等一下逃離被他妨礙的話就不好了。況且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的確是自我保護的一種吧。

男人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卻被一陣嘔吐聲打斷了。

距離這裡最近的一個搶匪低下頭開始嘔吐。

藥物生效了，準備行動。司紀看起來依舊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樣子。身體卻已經瞬間緊繃了起來。

抓著司紀的男人轉過頭看了一眼那人的狀況，又打量了他一番，然後鬆開了手。

手臂被鬆開的一瞬間，司紀立刻躲入沙發背後的陰影處，趁著其他的同夥來查看嘔吐的搶匪的狀況時悄悄接近了緊急出口方向的矮桌。

「好，那麼我差不多該走了，再見咯～」他朝著還留在剛才的位置的男人眨了下右眼，用唇語這麼說道。

然後司紀又做了兩個手勢，示意他趴在地上，減少呼吸。這是為了降低吸入毒氣的可能性。

但不知為何，收到了他的信號的男人並沒有那麼做，而是猛地轉頭看了眼搶匪們，然後敏捷的一個側翻從之前的地方躲入了距離掩護自己的矮桌不遠處的椅子背後。

也正是這個行動，讓司紀完全確認了他的身份。

該說是緣分還是什麼呢，剛才他的那個動作，自己加入WAP前接受組織的軍事訓練時也有學過。

「我也得趕緊離開這。」男人一邊注意著搶匪們的動向一邊小聲說道。

看來這裡擔心去警方那裡做筆錄會曝光些什麼的不止自己一個啊。司紀的嘴角微微上揚。然後也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那幾個搶匪身上。

出現不良反應的搶匪已經不止一個了，而趴著的客人們則是一臉不明所以的看著現在的情況。

不要一臉不明所以，再過幾分鐘你們就會跟那幾個人一樣了。

這想法自然沒有說出口，但司紀的臉上明顯露出了一抹不懷好意的笑容，他跟黑髮的男子交換了一下眼神後，兩個人迅速而安靜的蹲伏朝著安全出口前進。

畢竟兩個人都算是訓練有素的軍人，在幾個頭暈眼花的小鬼眼皮底下溜走還是很輕鬆的。不過離開了酒吧的兩人沒有立即放鬆警惕，安靜的一併前行了一段距離，確定沒有被注意到後才停下腳步。司紀的視線內，幾輛警車呼嘯而過，大概是已經接到報案的警員吧。

本以為已經很快離開了，不過這些警察也絲毫不拖泥帶水嘛。這麼想著的司紀若無其事的聳聳肩，從大衣口袋中掏出一支似乎是口服液的小瓶，打開塞子喝了一半裡面的褐色液體後遞給對方：「雖然目前沒有不良反應，但是我們都距離毒氣擴散源很近所以肯定多多少少吸進去一點，本來這是一個人的量，但我們都只有少量吸入，所以半瓶分了應該也ok，真的再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去診所看一下就好了。」

「哦，我忘了你看醫生不方便。」他驀地想起了什麼，頗有深意的笑了一下。在這裡不太方便交換身份，不過知道都是自己人就行了。看他的樣子估計也多少對自己的身份明白了個大概，之前還不明白組織讓自己記憶成員名單的意義，看來並非完全無用。

「……啊，也是呢。」面前的男子看著那瓶褐色藥劑先是露出了懷疑的表情，隨後皺著的眉頭舒緩開來，沒多過問的便接過喝下。

「那麼，我先回住處了。」司紀輕輕點點頭也沒多寒暄，微微笑了下後抬起右手揮揮算是告別。

既然對方願意喝掉說明是相信自己的，剛才在腦海中搜尋了一下那份名單，自己沒花什麼時間去詳細記憶，再加上組織人數不少，所以還做不到分辨出誰是誰的地步，除了確認他跟自己一樣是『死人』外沒什麼其他的信息了。不過現在這個場合其實也沒什麼必要相認。

畢竟，日後到了有任務需求的時候，總是會認識的。

他目送著男人轉身離去，打了個哈欠把外套穿好，彷彿剛才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哼著輕鬆的旋律消失在了街道盡頭。

===END===